

美匪關係進展對東南亞之影響

羅石圃

季辛吉于越戰停火後，由河內轉赴北平，使美毛關係再進一步宣佈互設聯絡辦事處，一向對此最敏感的東南亞美國盟邦，既未因此掀起開拓對大陸貿易外交關係的狂潮；北平也沒有像對美兵兵外交開始後，藉此向此一地區國家加強笑臉攻勢，原因何在？未來的影響如何？這都是值得深入探討的問題。

一 美毛在東南亞對峙的由來

東南亞的陸地部份——中南半島，是中國大陸的延伸，無論山系水系，都與我大陸西南脈絡相連，整個東南亞地區的居民，除華人佔十分之一而外，其餘各主要民族，也經人類考古學家證實大都是由大陸先後南遷而來，不過是先入為主，亦並非各該地原始居民。因此，在歷史上各國均尊中國為宗主而不惜梯山航海重譯來朝，並非屈於武力的征服，乃基于文化經濟等種種關係的不可分。至西方殖民勢力東來，雖先後迫使東南亞國家對我斷絕了朝貢，但在各國人民心目中，無不寄望于中國的復興以解除它們殖民地的枷鎖。這從一國父于奔走革命期間，暹羅外次表示願我革命成功後再恢復中暹舊誼即可說明。（註一）

中共既以赤化世界為志職，自不會忘情于位居大陸邊緣，且與中國具有如此深厚淵源的東南亞地區，所以當它尚在上海租界活動的初期，便成立「南洋共產黨」于新加坡（註二），藉其商業往來頻繁而向東南亞各地播種，由僑社再伸向當地土著居民。至胡志明于一九三〇年成立「中南半島共產黨」于新加坡，其主要骨幹，雖為共產國際在巴黎所培植而來，但在中下級幹部中，可能有不少是中共經由「南洋共產黨」的播種而成。這又說明中共對東南亞的重視及其在此培植爪牙的早着先鞭。

當中共政權初立，全國各地——尤其是西南地區反共武裝尚在到處活躍，使它正忙于應付內部叛亂之不暇時，迅即大力支援越戰，一面在西南各地

美匪關係進展對東南亞之影響

設立訓練機構為越共訓練軍政幹部；一面以每月平均三千噸軍用物資運交越共，並派遣大批幹部入越參戰，同時緬共、馬共、非共的武裝叛亂亦乘時而起，並都由各國政府發現乃出于中共的指揮支援。（註三）更顯示北平是以東南亞的赤化工作為己任，並不因其本身政權未穩而稍縱時機，也是視此一地區與大陸內部同等重要。

然而美國深恐中共于囊括大陸後即伸展其勢力于東南亞地區，所以華府對此一地區的防堵政策，是隨着北平的南進而步步加強。當一九四六年越南抗法戰爭爆發的當時，華府對巴黎的決定出兵進剿，尚認為是法國殖民主義「驚人的劣跡」，故限定法國不得將美國撥款移作對殖民地戰爭的用途。但自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中共開始支援越戰後，美國亦即改變了對越戰的立場，不僅不再限制巴黎將美撥款項移用于越戰，且于來年六月，開始運出第一船軍火直抵越南，並派遣軍事顧問人員常駐西貢。（註四）

一九五四年七月廿一日，越南停戰協定在日內瓦簽署，同年九月八日，由美國一手促成的「東南亞集體防衛公約」亦即簽訂于馬尼拉。此項公約既明文規定為共同防禦來自國外的共黨顛覆侵略，且俄毛對東南亞「解放」的和戰路線爭端，已從日內瓦會議的召集與經過及會後的檢討結論中表露無遺。所以美國極力促成的東南亞公約組織，實即防堵中共向此一地區輸出戰爭。一九六一年內的寮戰再起，接着越戰迅速擴大升高，北平既毫不諱言這都是由它夥同河內所輸出的反美戰爭，美國亦責無旁貸地負起出兵協防的責任，同時加強軍經援助此一地區的盟邦，這都顯示東南亞國家沒有被北平的威脅利誘而喪失獨立自由，實有賴于美國對中共的堅決防堵政策與行動。

二 乒乓外交所促成的大馬親毛

狂潮

一九七一年，美毛關係的改變，從中共邀請美國乒乓球員訪問大陸開始，接着有季辛吉兩探北平及雙方宣佈尼克森總統訪問大陸。這一連串的美毛關係解凍行動，已使東南亞國家隨着掀起了一波比一波洶湧的開拓對中共貿易外交關係的熱潮，赤浪亦即混合着這種熱潮而泛濫于此一地區。

中共當然深切了解，東南亞國家乃由于美國在此一地區的協防，所以對它的威迫有待而無恐。它既經決定主動與美國改善關係，預料此一地區的美國盟邦，在它的笑臉攻勢，配合着各國共黨同路人所掀起的響應行動之下，自不難迫使各國當軸不得不追隨華府與它改善關係而相互爭先，這從它對馬來西亞在此一期間所採取的行動，便可了解它企圖借助于華府以籠絡東南亞國家策略的大概。

一九七一年一月間，北平突然以廿萬美元的救濟品由紅十字會贈予大馬賑濟水災，使馬政府在驚疑交併的情況下接受此項贈品後，接着即有左傾華人團體出面，邀請中共設在香港的電影機構旗下影人所組成的「銀星歌舞團」蒞馬表演，亦以募款救濟水災為名。救災既為當時全馬上一致認為急不容緩的大事，何況政府又已接納了北平伸出的援手，自無法拒絕明知這批來意不善而打着慈善旗幟的左翼影人入境。由吉隆坡政府在該團表演三天後即禁止其刊登表演節目的廣告，可見他們煽動華人的狂熱，已使馬政府難以容忍，（註五）也顯示對來自北平的友誼，一直是戒慎恐懼而並不歡迎。

不過大馬民間——尤其是樹膠業者，則由中共對大馬所採取的救災鄰邦行動，又掀起了另一片開拓大陸市場的聲浪，認為北平既主動向大馬伸出了友好之手，大馬自不能不投桃報李，建立雙方直接貿易關係，亦即為滯銷的大馬樹膠開拓在大陸的市場。由于樹膠是大馬的經濟命脈，政府既倚為稅收的主要來源，民間從膠園主人以至割膠工人與從事製膠及進出口貿易的工商業者，無不受樹膠在市場滯銷與否的影響，自以大陸為主顧的高棉樹膠因戰事而無法輸出，大馬工商界即熱中于與大陸貿易，俾以馬膠取代高膠在大陸的

市場。但在拉曼執政期間，始終認為這是飲鳩止渴，並指出中共仇視大馬，且支援馬共叛亂，如與其直接貿易，無異引狼入室。（註六）

至拉薩克上台，雖然在外交路線上迅速轉向中立不結盟集團，但對中共，則仍然開出了須先由它放棄對大馬仇視的箭頭，始可談判貿易建交。北平對大馬水災的賑濟，正好使大馬熱中于開拓大陸市場者一項有力的藉口，認為北平此舉，正是表示願與大馬崇好兼仇，所以從新聞傳播一直到工商界而延至國會的對大陸貿易熱潮，已使政府難以招架。但拉薩克既早已了解北平對馬貿易的主要企圖在于互設聯絡辦事處，以便于它在吉隆坡得以就近支援馬共並籠絡華人。所以在前一年即斷然拒絕了此項要求，對此項由內部所掀起的開拓大陸市場壓力，自然仍是堅定不移，不惜多方疏導而予以平服。

誰知中共邀請美國乒乓球員訪問的消息傳出，已使大馬逐漸平息的對大陸貿易的潮流再起波瀾，而北平對大馬工商界的參加廣州交易會邀請書，亦適時而至，這使拉薩克再無法制止他們的應邀。由于美國對中共此舉，連尼克森總統亦表示雙方關係已由此突破，大馬當軸又安能墨守不與大陸直接往來的成規？不過當馬商代表團訪問大陸前夕，拉薩克一則說：該團祇許在商言商，再則說：如大陸貨輪馬過多，勢必影響大馬工業的發展，均可見他滿懷着萬不得已與戒慎恐懼的心情。（註七）

然而馬商代表團一入大陸，即獲得了招待上的殊遇，再加上周恩來的遊說，已經被納入統戰戰線且使拉薩克本人亦難免飄飄然而身不由己，中共的購買大馬存膠代表亦追踪而來，迅即先訂結了購買存膠合約，對互設貿易辦事處亦隻字不提。再由馬政府對商聯會邀請中共正式談判直接貿易的代表來馬公函，羈延未批，同時藉吡州發現馬共營地及中共支援證據而大事宣傳，顯然在表示與大陸直接貿易無異引火自焚，以期沖淡馬人對開拓大陸市場的熱潮。然而正于此時，適逢美毛雙方宣佈尼克森定期訪問大陸，又使馬政府再無法拒絕工商界邀請中共代表訪馬，以至訂結直接貿易的要求。（註八）這都不難看出中共改變對美關係在大馬所發生的影響，及其藉此對東南亞國家統戰運用的一般。

三 美毛關係改變在泰菲緬甸的餘波

美毛關係改變在東南亞的影響並不止于大馬，在泰國亦同樣興起了重提兩面外交的狂潮。一九七一年，是泰國政治上政爭最激烈的一年，在此前一年，由于中共將受它蒙養廿年的泰共首領乃比里（Nai Pridi Panomyong）移居巴黎，不斷發表中共無意與泰國為敵的論調，且儼然願為促成北平與曼谷化敵為友的牽線人自居。由于他在泰國既主講最高學府多年，又曾任攝政與閣揆黨魁，泰國黨政要人尤其其政壇人物大都為其門生故吏。當中共挾泰共叛亂的軍情日急，美國又在東南亞不斷撤軍時，他的言論，適足以助長泰國政壇主張重拾兩面外交。到美毛乒乓外交開始，此項風波便隨之日益波瀾壯闊，幾使他儂政府無法堵住由此所挾來的紅流。

泰國五世皇是憑靈活的外交，使泰國在鄰邦都已成為英法殖民地的環境下得以巍然獨立，他有一段遺訓指出：「泰國是小國寡民的國家，不能對強國開啓戰端，因而在外交上不能過于親近或觸怒任何強權，必須使其平衡而互相剋制」。（註九）這是泰國以外交代替國防的來由，從平衡強權關係的外交演變為二次大戰時代的兩面外交策略——變披汶的國務總理地位迎接日軍和平登陸；乃比里以攝政身份組成抗日的「自由泰」政府，與盟軍秘密交聯。這使泰國既未受到戰爭的創傷；在日本投降後由乃比里出而接管政權，亦未被列為戰敗國而無須付出戰費的賠償，可謂兩面得利。

中共在其南侵的策略中，是蒙養乃比里以暗通泰國誘使重採兩面外交的。到一九五一年海軍政變使當時的國務總理變披汶經過叛軍捉放後，處處都顯示已與北平暗中聲氣相通。至陸軍將領發現中共已在變披汶的默契下形成赤浪橫流，將使泰國不戰而屈，乃不得不迅速以政變接管政府，而轉變為鮮明的堅決反共立場，毫不顧忌地接受美國的軍經援助，並以國土供為美軍對印支協防的基地。這是改變了泰國的傳統國防思想，不再倚賴兩面外交以求取避免戰禍並保持獨立，但仍然是聯合美國及自由盟邦阻敵人于國境之外，以免本土遭受戰爭蹂躪。

至美毛乒乓外交開始後，泰國所面臨的問題：是美軍將不再在印支堵遏中共所輸出的戰爭，使泰國亦無法實現阻敵人于國境之外的新國防思想，在此種情況下，泰國如不能換取中共放棄對泰共叛亂的支援，則祇有加強本身的防衛兵力。執政核心的軍人集團雖明知北平斷不會放棄對泰共武裝叛亂的支援，且已擬定了開闢增加國防兵力財源的計劃，製成了「加稅法案」，可

是國會立即掀起了反對「加稅法案」的風波，且以執政黨議員為主流，並公然主張與其求助于國防兵力的增強以剿共，不如求取北平放棄對泰國的兵爭，因而建議迎接乃比里歸國，由政府界以與中共談判雙方友好特使的名位與全權。

從國會到執政黨高階層，對改變與中共關係的風潮是一波未平而一波又起，藉反對加稅法案由一票之差而未能成立後，又以延遲預算分配法案以阻止增加的國防經費無法支付，同時一向主張並執行親美外交政策的外長他納，亦由于在巴黎得親炙乃比里後，迅即轉變立場，力主向中共低頭，並透過第三者與北平從事試探的談判。由美毛關係的進展，與大馬的親毛浪潮同時掀起了洶湧的與中共貿易熱潮。到聯合國接納了北平入會，他納已與拉薩克同為熱中于要求中共與美俄共同保證東南亞中立的發起人，以致東協五國外長決定十一月廿五日在吉隆坡召開以實現東南亞中立化為主題的會議。（註十）

若非泰國軍方在此項會議前夕，迅即發動政變，解散了國會與政黨，排除政府所有主張與中共改善關係的閣員，他納的外長職務亦一併解除，（註十一）否則泰國與大馬已倒向北平，其餘的東協會員國亦在所難免。由這一期間，與中共已形成尖銳敵對的緬甸，其元首尼溫又應邀訪問大陸，一向禁止與中共往來的菲律賓，除民間團體紛紛成為北平的貴賓而外，官方與國會亦有人訪問大陸。這都是美毛改變關係的餘波，也是中共由反美變為親美在東南亞的副產品。

四 華府先已致力于穩定東南亞盟邦的信心

當越南停火協定簽訂後，華府宣稱季辛吉將有河內北平之行，一般已預料美毛關係將有進一步的發展，同時也認為東南亞的美國盟邦，勢必又會因此導發親毛的熱浪狂潮。至美毛宣佈決定互設聯絡辦事處，更意識到東協國家，可能無法抵禦內部親毛浪潮的壓力，亦難免步華府の後塵。然而各國既平靜無波，對澳洲總理惠特蘭所主張的組織包括日、毛、澳、紐與東協各國

的「亞洲聯盟」，印尼既斷然拒絕，大馬亦表示與印尼同一立場，（註十二）幾乎在此同時，印尼堅拒了日本促成與中共恢復邦交的建議。（註十三）造成這種出人意料的原因，我們可從三方面尋求答案及窺視未來的發展。

從美方來看：尼克森雖不能竭盡所能而結束造成美國內憂外患相煎的越戰，並使美軍不再介入此一地區的地面戰爭；但無意退出東南亞而喪失盟邦。越戰的結束既得力于他訪問北平，使俄毛由於相互軍援北越的協調以對美軍作戰，一變而為對美國封鎖北越都袖手旁觀，遂迫使河內不能不棄戰從和。然而在他改變對中共關係的過程中，雖一再宣示斷不因此放棄對亞洲國家的條約義務，但已使東南亞自由國家幾乎都倒向北平。尤其是要求美國撤除軍事基地以實現東南亞中立化的呼聲，幾乎使美軍不能再在此立足。這當然不符尼克森的意願。

至于越戰停火後如何穩定美國在東南亞的盟邦不致倒向毛俄？這就必須繼續駐軍協防鞏固泰國基地，然而一旦越戰再起或異地重演，協防的美軍又安能不介入戰爭？所以華府今後的策略，是如何消弭至少減低東南亞戰禍的來源。幫助北越領導階層的和平派當權，使其將戰爭狂變為重建熱，加上接受了美國及其他自由國家的建設援助，造成經濟上與自由世界不可分割的聯繫，以期將河內引導到走上南斯拉夫的中立途途，亦即拆散中共的戰爭伙伴，這便不能不安撫北平，以免它從中作梗。（註十四）

中共雖然極不願意北越接受美國及自由國家的建設，但它本身對其重建的支援既力不從心，蘇俄及其東歐附庸，又正期待以大量的建設援助，使北越成爲它箝制大陸與向東南亞伸展的基地。從一九五五至一九六〇年的一段北越和平建設階段，由於來自莫斯科的援助迅速超過北平，使勞動黨總書記的職位也從親毛派手中轉入了親俄派（註十五）。殷鑑不遠，中共在兩害相權之下，當有默許北越接受美國與自由國家援助建設的可能。

當然，中共也不能不顧慮在它肘腋之下的北越，一旦由接受美援建設而走向繁榮，這對它不僅是一項極大的諷刺，也是一項相當嚴重的威脅，所以華府便不能不同時以科技等援助中共而祛除其此項顧慮。季辛吉于訪問河內決定了雙方設立聯合經濟委員會，以實施北越戰後重建計劃後，迅即轉往北平，這顯示美毛早經協調，讓華府插手北越的戰後的重建工作，並滿足中共

交換條件的要求。安格紐于越南和議告成，即東來訪問東南亞盟邦，在向各國當軸說明美國斷不放棄對東南亞盟邦協防義務時，對華府今後在此一地區所採的圍堵而不孤立北平並拆散其戰爭夥伴——北越的政策，自然有所透露，季辛吉的河內北平之行，也是以曼谷爲首站，其目的都在穩定東南亞盟邦對美國的信心。

五 北平對東南亞策略在親美後所 遭遇的難題

從北平來看：越戰是它以反美排俄爲目標而夥同河內所發動的；但情勢迫使它不得不改變立場，轉變爲親美而結束這場戰爭，以免蘇俄繼續藉此兩面漁利，且不能再借華府的助力以排俄。俄毛的爭端起自和戰路線的歧異乃以爭奪東南亞爲焦點。如果要確實消除它與美國在此一區域的敵對，美國既不肯放棄在東南亞駐軍協防；便祇有由它放棄對東南亞輸出戰爭。然而這又正是蘇俄早就企圖迫使它遵從的和平路線。當一九五四年日內瓦協定後的一段和平期間，它幾乎將以血肉卵翼而成的北越完全輸給了蘇俄，這又說明它于越南和議訂結後並不能放棄戰爭。

蘇俄在東南亞的立場很顯明：美國繼續在此一地區駐軍協防，無異幫助它壓迫中共不得不放棄「武門」路線，否則再演成越南式的戰爭，它又可兩面漁利。假如美軍放棄在此協防，正好讓它乘機契入，將此一地區各國納入它的「集體安全組織」而建立霸權，置大陸于其南北箝制中，這對中共更加不利。因此，北平在越南和議訂結後的東南亞政策是在矛盾重重的情況下所擬訂的。

它不能放棄戰爭路線，因爲東南亞各國的武裝共黨，都是由它所卵翼而成的，這批堅持毛澤東「鎗口裏出政權」的頑強好戰份子，如果北平要求他們放棄戰爭，便會驅使他們轉向蘇俄，對它便成了養癰遺患，所以必須繼續支援他們武裝叛亂，可是祇許進行毛式的游擊戰配合統戰的戰爭。至于如何使這些由它所支援的共黨武裝叛亂不影響周恩來對東南亞的笑臉攻勢？仍可相信和平共處五原則的保證，中共對此項矛盾的解決，是將政府與政黨兩者之

間劃清界限，申明政府與政府之間的友好關係，並不影響政黨對政黨「革命」的支持！亦即表示各國與北平政府貿易建交，這是雙方政府與政府的友誼，但這並不能促使它因此放棄對各國共黨叛亂的支援，因為「中國共產黨」支援各國共黨「革命」，這是它的神聖職責。（註十六）

我們可以了解，中共由反美到親美，由堅決支援東南亞各國共黨武裝打垮各國「美帝僕從統治集團」，到拉攏各國與它貿易建交，在其內部是充滿着尖銳對立情勢的，一直到目前可能仍是無法協調統一。這表現在它一方面要協助華府迫使北越結束越戰；一方面又在越戰和議訂結後，由毛朱董周諸人電告河內和越共首腦，聲明繼續支持他們以及中南半島各國共黨再接再厲地顛覆叛亂鬥爭（註十七）。當毛澤東面告阮維楨感謝北越十多年來幫助中共與「美帝」作戰言猶在耳（註十八），幾天後又在同一書房與季辛吉傾蓋歡談，以至談妥了與「美帝」互設聯絡辦事處。

更發人深省的，是一九七一年八月間，當中共貿易代表團經過無數波折由大馬親毛派藉美毛關係改善，始說服政府批准邀請該團蒞馬談判訂結直接貿易協定時，馬共武裝適于此時在吡州發動一次凌厲的進攻，接着北平電台又轉播了馬共電台對此次戰果的誇張宣傳（註十九），使大馬政府本有可以准許雙方互設貿易聯絡機構的趨向，又不得不到此止步。如果我們不否認中共對馬共武裝早由其支援而擁有控制的權力，則不難看出北平負責對東南亞共黨武裝支援指揮的單位，是反對周恩來拉攏各國政府的政策，而毛澤東一面痛罵美帝，聲言支持印支共黨繼續與美帝作戰；一面又與尼克森及季辛吉握手言歡，也正是具有不得不安撫反對「美帝」及其在東南亞「僕從統治集團」交往的苦衷。

六 東南亞國家親毛的暗流不容忽視

很顯然，中共在越戰和議告成後，雖把握了時機使其與美國的關係又有突破式發展，但對東南亞的美國盟邦，並沒有掀起建交貿易的狂潮，這並不代表它無意藉此作為籠絡東南亞國家的套索，祇是它本身遭遇了如何得以兩全的難題。將政府與黨的關係劃分俾在籠絡各國政府的同时又可支援各國共

黨叛亂，這不僅違反了其內部支援各國共黨「武鬥」派所堅持的遠交近攻政策；也是此一地區各國當政者所不能接受。

更由于在美毛兵兵外交開始後，東南亞各國所興起的一片親毛狂潮，幾乎迫使各國當軸無法自主而不得不接受這項內部的壓力以示好于北平，已使各國政府都了然于這是來自北平深入其內部的統戰壓力，乃不得不設法予以排除。泰國的解散議會政黨，與菲律賓的實施戒嚴法，以至新加坡的管制新聞不惜冒大不韙以吊銷北平迂迴投資輾轉利用的報紙執照，以致新聞傳播機關與國會及在野黨人，都不能在美毛關係進一步突破時鼓動親毛浪潮，而唯一可以在國會與言論方面藉此與風作浪的馬來西亞，亦可能是由于孤掌難鳴，所以也放棄了藉此再度興起親毛浪潮的時機。

誠然，東南亞各國並沒有停止過與中共改變關係的試探，但在排除了內部親毛派聯合熱中于對毛貿易者的壓力後，都可以揀着堅持原則的自主立場，亦即改善雙方關係，必須先由中共放棄對其國內共黨叛亂的支援，並不以政府與政府的友誼，不能影響政黨對政黨的「革命」支持解釋為滿意，也表示確已認清中共是黨政一體，斷不能以黨政劃分而二者得兼。由「東南亞國家協會」早就有會員國如與中共建交，須先徵得各會員國的同意決議，此已防阻了中共的一點突破策略——正如李光耀所稱的，如一旦鄰邦如大馬或泰國已與中共建交，新加坡亦在所難免。而此次美毛關係突破時，正值東協國家外長集會，其所作的決議，是以拓大該會組織包括北越在內並為各國鋪平與北越建立雙邊關係的道路為重點（註廿），顯然又在著重于拆散中共的戰爭夥伴，以期迫使它不得不放棄對東南亞輸出戰爭。

中共今後對東南亞的策略如何？能否滿足東協各國對它的要求？在最近的紅旗月刊上，對此有所透露。一篇標題為「對民族解放運動史應有的認識——世界史研究第四講」的論文，強調民族解放必須是自力更生，他引用毛澤東所說的：「要獲得完全的解放，各被壓迫的人民須先靠自己的鬥爭，然後才能靠國際的援助」。接着警告它們，切不可接受蘇俄的支援，理由是蘇俄的外援為「一項騙局，以強迫別人接受它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並出賣與窒息民族解放運動」。

該文巧妙地規避解釋何以中共不能提供援助而鼓勵各國共黨自力更生，祇說明不能自力更生，則將處於被動地位而不能自拔，但指出可以向北平尋

求指導及示範，俾有正確的路線可以遵循，如抱更多的期望則為不智。（註廿一）

這說明中共今後指導東南亞的共黨武裝叛亂，將着重于以民族解放運動為掩體，以便它避免背着直接輸出戰爭的罪名而影響它的笑臉攻勢。再看菲南的回教居民獨立叛亂，以及泰南的回教馬籍居民分裂運動，都是由共黨所策動的武裝叛亂而打着民族獨立的大旗，這便是中共今後向東南亞輸出戰爭的新範例。且可造成東協會員國之間的關係惡化，以便宜於它一點突破，而馬來西亞便是最弱的一環。

七 結論

美毛關係在越戰停火後的進展，對東南亞國家雖然並未引起如兵兵外交時的波瀾，但這是表面現象。馬來西亞宣佈退出亞太理事會，接着其副總理伊斯邁訪問澳紐（註廿二），均被新聞界預測為與中共建立進一步關係的先聲。大馬是東協會員國之中，唯一沒有擺脫北平經由國會與新聞傳播單位統戰壓力的國家，其所以並未重行興起親毛狂潮，可能是變成了更加沉重的暗潮壓力。

我們應該記起當年巴黎和談開始期間，東協各國正力謀建立集體聯防，乃以吉隆坡為團結中心，一經沙巴爭執發生，不僅聯防之議終結，連東協都幾乎解體，所以東協對會員國與中共建交須先得到各國同意的決議，誰能保

證菲南回教居民叛亂問題，不再演成重蹈當年沙巴爭執的覆轍。正如李光耀所稱的：一旦隣邦已與北平建交，新加坡亦在所難免，其實難免的又何止新加坡而已。如果中共在東南亞各國所輸出的戰爭與顛覆並不妨礙他與各國建交，或是援例互設聯絡機構，則美軍在此一地區的協防，將無從建立防線，便祇有眼看着這一地區沉沒於赤浪紅流。

註：（一）民族主義第二講，國父著。註：（二）「匪俄在東南亞的競爭」，本刊、四卷、六期，黎世芬著。註：（三）（四）「東南亞新興國家」，朱鶴賓著。註：（五）（六）（七）（八）「尼克森訪匪對東南亞影響」，本刊、十卷、十二期，拙著。註：（九）「暹羅史」，謝猶榮著。註：（十）（十一）「泰國政變與評價」，本刊、十一卷、三期，拙著。註：（十二）「星島日報」，本年、二、廿四。註：（十三）路透社雅加達電，本年、二、廿。註：（十四）「一項脆弱的和平」，「中國時報」，本年、二、十二，駐美特派員周傑華府航訊。註：（十五）「北越內幕」，P. J. 霍尼博士著。註：（十六）「北京與馬共關係」，「南洋商報」，一九七一、九、廿一，巴里斯撰。註：（十七）「中央社」台北電根據「北平電台」廣播，本年、元月、卅日。註：（十八）「路透社」香港電根據「新華」社報導，本年、二、五。註：（十九）「東南亞中立化的難題與展望」，本刊、十一卷、五期，拙著。註：（廿）「越南停戰後的東南亞局勢」，本刊、十二卷、六期，拙著。註：（廿一）「紅旗月刊」，一九七二年、十一月號。註：（廿二）「星島日報」，本年、三月、十二及十四日。

轉變中之日美關係

一 前言

我們翻閱日本近代史，有兩次歷史性大轉變：當嘉永六年（一八五三年）美國東印度艦隊司令柏里率艦來浦賀，強迫日本開國，結果促成了日本明治維新，結束了鎖國的封建體制，步上了現代化國家的道路，結果成爲東方

的強國。百年後的昭和二十年（一九四五年），又在美國投下兩顆原子彈後，無條件投降，結束了軍閥黷武的軍國主義體制，在聯軍統帥麥克阿瑟元帥扶持下，走上了和平、民主、自由的國家建設，短短二十多年，又成了經濟大國。

日本近代歷史上兩次大轉變，都是由美國所促成。明治維新以後，若非

朱少先